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761
20 March 1997

CHINESE

第七六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 年 3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别尔坚尼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61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向两位前任主席表示感谢，他们是大韩民国的宣大使和罗马尼亚的格雷库先生，他们为今天的会议能够顺利开始作出了各种努力。我还代表裁谈会以及我本人向挪威外交大臣希里·比约克女士表示热烈欢迎，她将在今天会议上第一个发言。她今天再次出席我们的会议证明挪威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继续怀有兴趣，也证明挪威重视通过多边渠道解决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

今天准备发言的还有意大利、瑞士、伊朗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

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位杰出的同事美国的莱多格大使和意大利的瓦塔尼大使不久将离开裁谈会。莱多格大使代表美国出席裁谈会已经有七年多，表现了突出的外交能力和才干。我们都记得他个人为《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且我们都敬佩他的人品。瓦塔尼大使在困难时期成功地领导了裁谈会的工作；对于他在 1995 年会议之初想方设法为实质性工作奠定基础，我们都心怀感激。我祝愿莱多格大使和瓦塔尼大使以及他们的家人未来生活幸福，万事如意，我相信这是大家共同的祝愿。

在请名单上的人发言之前，我以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宣读俄罗斯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先生就俄罗斯代表担任裁谈会主席一职发给裁谈会全体与会者的信。

“我向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全体与会者致意。

“裁军谈判会议是在多边基础上并在全球范围内就裁军问题举行实际谈判的唯一场合，俄罗斯一直怀着兴趣密切关注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我国努力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成功作出贡献。裁谈会的成就已经使它在世界公众面前赢得了应有的权威。这些成就包括在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域所达成的重要国际文书，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

“我向裁谈会与会者表示，俄罗斯在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将尽全力使这一论坛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相信这一封信反映了俄罗斯在目前形势下对裁谈会工作给予的重视。

我现在高兴地请挪威外交大臣希里·比约克女士发言。

比约克女士(挪威)：请允许我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你一定会得到挪威政府的支持。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弗拉基米尔·彼德罗夫斯基先生，他作为裁谈会秘书长为本会议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这是挪威成为裁谈会正式成员之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在裁谈会上发言。我们终于能够在裁谈会里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参加有关全球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和谈判。我们仍然确信，所有表示愿意参加裁谈会工作的国家都应该得到相同的权利。裁谈会的合法性来自于它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谈判机构这一假定。但是，如果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有权关注的国家不能象目前的成员国那样有机会捍卫其利益，那么裁谈会就既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充分的代表性。

冷战的结束使得全球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事业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就。我们现在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通过发展新的欧洲安全结构而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就。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发展新的北约组织，并在北约组织与俄罗斯之间建立特殊的关系，这都有助于增进所有国家的安全，因而也会进一步促进裁军进程。

裁军谈判会议有理由为自己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感到自豪。1992年缔结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就是在这里谈判的，现在终于进入生效的阶段。我们希望美国和俄罗斯联邦目前为确保批准而作的努力取得成功。这两个国家参加以条约为基础的旨在消除地球上的化学武器的全球性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全面禁试条约》是由你们这里的许多人谈判出来的，它在全球裁军历史上是同样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全面禁试条约组织筹委会第一届会议续会在这里举行之后，建立全面禁试条约组织的工作现在终于开展起来。挪威将支持临时技术秘书处必要的时限内建立一个有效和可信的核查制度。

但是在本会议室之外，也为遏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采取了实质性步骤。就遏制对人类生存具有最致命危险的武器之一——核武器的威胁而言，1995年成功举行的不扩散条约延期和审议大会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事件。1995年不扩散条约会议所通过的“原则和目标”文件为后续工作规定了具体的议程。我国政府将积极参加为加强不扩散制度而进行的筹委会工作。

旨在加强《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特设小组第六届会议将于明天结束。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正慢慢地朝正确的方向进展。在 7 月份举行的下一届会议上，应该有可能进行更加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讨论。我们的目标应是在 1998 年提出一项核查议定书草案。

区域努力和单方面努力对于减轻核威胁也是重要的。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已经达成了一些降低军备水平或者彻底禁止发展核武器的协定。但是区域冲突也表明，现代常规武器对平民和难民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只要无辜的平民在冲突结束后的长时间里继续成为武器的牺牲品，那么我们的全球裁军议程就没有完结。

因此，国际裁军界人士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在实现更稳定和更可预料的人类安全方面是否有更多的任务要完成，而是应该先谈判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安排谈判使之达到切实相关的目标。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是就裁军问题谈判全球协定的一个关键的论坛，但只有就相关目标达成协议后才能发挥这一论坛的作用。如果因各国具有不同的安全利益和目标而使裁谈会难以产生进展，那么谈判便会在别的地方举行。裁谈会的信誉取决于它能否产生具体的协定。如果把裁谈会当成工具，以其他问题同时取得进展作为谈判某个问题的条件，从而阻碍完全可以取得的进展，那么裁谈会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

在全球多边裁军议程中，核问题应该并且将继续是重要的话题。在这方面，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不应该视作相互独立的过程。为了使不扩散的努力取得成功，在减少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和战略意义方面必须有进一步的具体的进展。

全球禁止核武器必须是最终的目标。核武器国家有义务减少核武器在国际战略中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写在《不扩散条约》中。履行这一义务是重要的一步，是有系统逐步裁减和消除核武器等努力得以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的重要一步。

核武器国家必须履行这一责任。我们一贯敦促它们充分执行现有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另外，早日就第二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范围以外的战略武库的削减开始谈判并在适当时使其他核武器国家也加入这种谈判，不仅有助于实现一个在军事上更为安全的世界，而且对于创造更具建设性和更有活力的国际气氛具有益处。进一步削减以及销毁战术核武器也应该得到重视。我们知道，有数千枚战术核武器已被撤出并储存起来。这些武器必须销毁，而不仅仅是存放在什么地方。必须确保这一部分裁军活动继续下去，如早些的单方面声明所提出的那样。

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特别责任不应有任何削弱。正是基于这一点，从政治和实际的角度讲，很难把核裁军的谈判责任从核武器国家身上转移到多边论坛上。我们愿意参加裁谈会关于核裁军问题的讨论。但对我们来说，核武器国家的基本责任不应该由于这种讨论而有任何削减。

关于如何在较大规模上处理核裁军的问题，已经提出了好些意见。堪培拉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想法。我们在对待与核活动有关的更广泛的问题时有两个基本的认识。首先，军事核活动和民用核活动都有潜在的扩散危险，这一点日益明显。其次，国际裁军议程还应该包括所谓的“裁军的管理”。“裁军的管理”尤其涉及与执行核裁军和化学裁军进程有关的问题，这包括以稳妥安全、无害环境的方式处理预定要销毁的武器材料。为了应付这些活动所构成的严峻挑战，挪威政府起草了一份行动计划，涉及与我们北部边界毗邻的地区的核活动和化学武器。这一计划的重点之一是用过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储存和处置。我们的目标是，与其他有关国家合作，在独立的监督和检查机制下，遵从国际公认的原则和准则，使作业活动做到安全性高、效费比高。

就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的协议举行谈判应是裁谈会议程的下一个重要项目。在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这样做将符合 1995 年举行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所议定的“原则和目标”。达成一项停产协议，是减少核裂变材料的供应的重要手段。如果把监督浓缩和再处理设施的措施也包括在内，将有助于加强“停产”条约。进行这样的监测可以不对剩余的军事储存进行不适当的干涉。

我们应该努力使核大国拥有的裂变材料储存具有更大程度的公开性。作为第一步，核大国应该在自愿基础上详细地提供钚和高浓缩铀的储存情况。第二步可以是采取合作措施，以便对这些宣布进行澄清和确认。作为第三步，核大国可允许对其存货进行国际视察，以确保存货只有在为了非武器目的时才可以取出。第四步是在监测的情况下对这些存货实行议定的净裁减。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最后一步，可以为裂变材料制定严格和一致的国际衡算和安全标准。提高透明度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建立信任措施。如果与停产谈判同时进行，也可促进停产谈判。

杀伤人员地雷的普遍滥用所造成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杀伤人员地雷的军事益处远远小于它在受影响国家所造成的人的代价和社会经济代价，而这些国家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杀伤人员地雷每天都给无辜平民造

成悲剧。许多国家在敌对活动早已停止之后，由于地雷和雷场没有清除，急需的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一直无法开展。

挪威在不同的冲突地区，尤其是在非洲、亚洲以及现在欧洲的许多冲突地区，大量地参加了清除地雷的活动。清除地雷依然是许多冲突结束后的地区的首要问题。我们的确认识到需要扩大现有的排雷能力，尤其是改进排雷技术。但总是有一些技术、财政和其他的因素限制着每天所能排除的地雷的数量。目前在排雷战役上我们正在失败；新部署的杀伤人员地雷远远超出了目前的排雷能力。对包括挪威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现在日益难以接受将大部分努力的重点放在损害发生之后的补救性措施上。预防性行动从来就是更为有效的，毫无疑问也更为经济，无论是就所花费的金钱而言，还是——更重要的——就人类所受的痛苦而言。

我国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彻底禁止生产、转让和使用杀伤人员地雷是制止这一灾难的唯一途径。正是由于这一认识，我们于 1995 年实行了全国暂停生产、储存、转让和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政策。也正是由于这一认识，我们于去年把挪威军方库存中的全部杀伤人员地雷都已移走并销毁。我们对杀伤人员地雷的立场是在认真评估了我国及盟国国防需要及所涉人道主义代价之后形成的。我们确实知道，废除杀伤人员地雷，在军事上会有影响，也会有代价。但除了尽快地禁止所有杀伤人员地雷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可接受的替代办法。

现在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因此，挪威欢迎“渥太华进程”的启动。这是一个让想法相同的国家尽快地缔结一项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协定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可以对国际上要求加速实现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势头作出响应。在这一日益增长的势头中，越来越多的政府、议会人士以及强有力的公众舆论都支持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这一势头得到了人道主义机构以及受到杀伤人员地雷祸害影响的国家的支持。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势头。因而我们对于任何有可能使这一势头削弱或迟滞的努力都保持戒心。裁谈会的许多成员国目前似乎不能接受彻底禁止，这妨碍了在裁谈会中达成一项协议。

渥太华进程不具有普遍性，但它向任何国家开放，只要它们赞成今年 12 月就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缔结国际协议这一目标。缺乏普遍性不是停滞不前的借口，某些其它场合也缺乏普遍性。渥太华进程如果能够顺利结束，将会建立起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新的国际准则。一旦这一准则建立起来，我们会努力使它具有普遍性。

我们赞同拟订一项短小简练的案文。这个案文应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规定全面禁止，关键目标是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一步一步来”或“分阶段”的做法解决不了这一根本问题，满足不了我们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注。

我们认为，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并不需要裁军协定中所规定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核查手段。人们普遍认为完美无缺的核查既不可行也没有必要，甚至也不是人们所愿意的。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从概念上设想十分有效的核查措施是困难的，但要想掩盖实际使用杀伤人员地雷，也是非常不可能的。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与排雷是一物的两面。我们应该加强排雷的努力。对停止部署杀伤人员地雷作出明确的承诺，可以反过来促进对排雷作出承诺。

对于杀伤人员地雷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将积极支持并参加渥太华进程。我们期待着 6 月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这将对具体条约案文进行谈判的第一届会议。挪威已经答应在奥斯陆举行一次后续会议，以促进 12 月份在渥太华缔结并签署一项彻底禁止的公约。

在更广泛的全球裁军议程内，继续存在着裁谈会可以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我们认为，维持象裁军谈判会议这样的论坛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创造条件，以利于进行建设性和具体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挪威外交大臣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瓦塔尼大使发言。

瓦塔尼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对我说的友好的话。我高兴地看到你担任这一重要会议的主席。意大利同你的国家保持了数百年的深厚的合作与文化交流关系，我曾在以前荣幸地参与并促进过这种交流关系。你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外交官所表现出的专业特长和技能一直在国际社会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因素，使目前阻碍着这一论坛取得进一步成就的种种困难有希望克服。我相信，你的才干、识见和调解能力会带来积极的成果。为此我祝你一切顺利。

由于这是我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最后一次发言，我想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国政府衷心祝愿裁谈会的活动取得进展，特别是在过去几年里，这些活动再次用具体和无可辩驳的成就证明了裁谈会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所具有的能力。

我在裁谈会三年工作的经验将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三年是我对国际谈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及其随着不断推陈出新的趋势和标准而发生的演变进行研究和学习的重要阶段。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全球政治平衡的脉搏，涵盖的范围之广，甚至超出了谈判的最直接目标。正由于此，所涉及的问题的实质必将影响到其它更大的相关领域，这些领域仅在表面上看来不相关，但必将产生影响。

我往往有这样的印象，我们选择了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方式，我们每天的时间安排是：一大早共进工作早餐，然后围着讲台谈经论道，接着集体进餐(这又令我想起文艺复兴时代修道院里的伊壁鸠鲁式的习惯)，下午又是长时间的辩论，晚上则对最紧迫的问题冥思苦想，修心养性，使苦行主义的坚忍精神得以保持下去。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无止无休地进行着反思和推理的环境，这至少使我的大脑在繁重的工作负担下仍能保持机敏，这种工作负担往往要考验人的毅力、耐力以及和解意愿。

我到日内瓦时，正值第一项重要的裁军协定即禁止化学武器的协定历经十年努力于冷战结束之后刚刚缔结。我有机会与你们一道参加了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谈判。这些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在实现逐步限制和减少核威胁方面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至于裁谈会活动的近期前景，目前在实际采纳众多受到搁置的倡议方面遇到困难，而这些倡议也许有助于取得重要的政治进展和重新确认裁谈会的任务。尽管如此，我想提及最近意大利外长兰贝托·迪尼在本会议发出的呼吁。他要求我们克服分歧和障碍，以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国际社会正怀着极大的关切注视着我们，我们必须作出努力，使我们出于道义和公民义务必须致力的目标得到实现。

另外，我想表达我的遗憾，我们未能看到本会议成员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未能看到欧洲联盟中我们的伙伴爱尔兰共和国加入，而这些国家一贯积极致力于和平与裁军事业。正如我国政府多次主张的，我再次申明希望看到它们的正当愿望最终得到实现。

离开这一会议室，我将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位加泰卢尼亚人在这幅令人惊惧的壁画中对人类命运和前途所作的灰暗描绘(我曾在休息的时候从这个会议桌的四种不同角度观赏过这幅壁画)。我将带走的还有更珍贵的回忆：我回忆起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中从许多伙伴那里得到的友谊和温暖的人情，这些伙伴中有一些人已经在本会议的历史上留下了他们坚强个性的印迹。我这里愿提到那些最近离开我们去担任新的

职务的同事们，尤其是前法国代表埃雷拉大使、巴基斯坦卡迈勒大使、富有活力的德国霍夫曼大使。我还想向莱多格大使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他与我一样也即将离开本会议，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日内瓦裁军界中最有名望的人士。我的确希望在我担任新的职务期间有机会再见到裁军谈判会议的老朋友们，不单单是为了享受再次相聚的巨大快乐，而且也是为了保持我对本会议不断演变的活动的兴趣，本会议毕竟是日内瓦最有名望的聚会场所。

我们即将欢渡复活节，而复活节正是世界各地和平与和解的象征(在世界和平日那一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曾请我们都去为和平与和解而努力)。我愿向你们所有人，向亲爱的朋友彼得罗夫斯基大使，向他的副手本斯梅尔先生，向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表达我最良好的祝愿。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作出了巨大努力，慷慨提供了协助，帮助我代表我国履行了我的职责，而我国在促进世界的安全、稳定和繁荣上一直是坚定不移的。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瑞士代表霍费尔大使发言。

霍费尔先生(瑞士)：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瑞士代表团看到你主持我们的讨论，尤其感到高兴。瑞士代表团深深知道你本人以及你所代表的国家在裁谈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可讳言的是，我们对你担任主席寄予了极大希望。我们真诚希望在你的领导下能制定出具体的工作计划。我还想向前任主席罗马尼亚代表团临时代办帕维尔·格雷库先生表示称赞，由于他突出的个人贡献，我们各自的立场进一步得到澄清，使我们前进了许多。

我今天将论及好几个问题，都与2月14日通过的议程有关，但我想首先声明，瑞士重申它深信，裁谈会的优先任务是毫不拖延地、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地开始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裂变材料的多边条约。在强调这一优先工作的同时，我认为还有必要提到瑞士所关注的另外两个问题。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将于4月29日生效，也就是说，将在本会议休会期间生效。瑞士正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公约的执行。该公约是裁谈会多年谈判的结果。在这些谈判过程中，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需铭记的是，这两国拥有巨大的化学武库，而这些武库最迟要在公约生效十年后彻底销毁。在这方面，

瑞士欢迎这两个国家于 1990 年达成的关于对化学武器的销毁进行联合核查的双边协定。

瑞士于两年前就批准了这一公约，现在正为公约的执行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的贡献之一是为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国际视察员举办培训班。培训班得到了瑞士政府以及瑞士民用化学工业界的共同支持，将为如何按公约的规定视察民用设施提供培训。一共有 76 名视察员候选人将参加培训班。第一批候选人共有 38 名，来自 30 个国家，已于 3 月 4 日开始工作。这一工作将于 4 月 14 日结束，也就是在公约生效前两个星期结束。

在美国突然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视察员培训班撤出之后，瑞士同意该组织的临时技术秘书处的要求，本月在施皮茨培训更多的视察员，主要是针对化学生产技术进行培训。负责培训的瑞士教员对这些视察员候选人的才学、专业经验和敬业精神有很深的印象，他们还表现出杰出的合作态度。毫无疑问，他们将能够胜任未来国际组织授予视察员的艰巨任务。视察员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化学武器设施进行核查。在这方面，候选人们对两个拥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大国尚未批准公约感到震惊。

对于《化学武器公约》在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参加的情况下生效，瑞士也感到关注。这种情况不仅会削弱不扩散和多边裁军方面正在作出的努力，而且会对那些尚未最终放弃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发出一个高度暧昧的信号。在这方面，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对国际社会负有特别的责任。今天开始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总统一级的双边会晤可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加快批准过程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双边协定的执行过程。

今天我能够告诉裁军谈判会议，瑞士荣幸地邀请本会议所有代表团以及《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参加枪弹及其伤害作用专家国际讨论会。在这方面，有必要指出举办这次讨论会的背景。众所周知，关于小型武器的目前生效的几项最重要的公约是：1868 年的圣彼得堡宣言；1899 年的关于禁止使用入人体内易炸或易扁之子弹的海牙宣言；1907 年的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约；以及 1977 年的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日内瓦公约的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我们注意到这些国际文书的实施与技术进步所提供的机会相比存在着差距，按照目前的技术，完全可以发展一类表面上遵守上述公约的枪弹。在我们看来，目前所使用的某些枪弹起码违反了这些公约的目标和精神。因此，我们应考虑如何纠正这种情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非人道武器”公约审查会议最后宣言通过之时曾提到必须拟订一项关于枪弹和小型武器的新的议定书，瑞士与红十字会一样，对此问题也特别重视。在其他国家鼓励下，瑞士决定组织一次国际讨论会，以便详细地讨论与枪弹的伤害作用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专家们将能够查明这类武器的实际影响，并考虑到人道主义的问题，还有可能进行一些技术试验，以便对不同的参考方法进行评估。另外还将讨论这些武器的目前法律地位。

请各位注意，讨论会将于 9 月 17 日和 18 日在图恩举行。讨论会将使世界各地的专家和科学家有机会讨论这一问题。不言而喻，这次讨论会将热烈欢迎《禁止和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各缔约国以及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各国派两名专家参加这次讨论会。为此，将在今后几天内向各代表团发送邀请信，其中有此次会议的详细活动安排。从现在开始，我国政府将期待着在伯尔尼附近的图恩欢迎你们。

主席：我感谢瑞士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纳塞里大使发言。

纳塞里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今天的发言不是平常那种书面形式的一般发言，而是专门论述本会议现在所处的情况。我认为，这问题是我们过去几个月里关注的焦点，并且将继续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一直到我们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并就今年如何开展工作得出结论为止。

就今年的会议而言，工作开始得相当早。实际上，1996 年会议的最后任主席登宾斯基大使早在纽约举行联大时就已经开始磋商，这样做是为了遵从本会议的愿望，力求为 1997 年需要进行的工作作出准备。通过那些讨论，大家提出了一些想法。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提出了一项有意义的倡议。这一倡议演变成今年第一任主席宣大使提出的关于裁谈会议程的提案，这在我们看来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提案，我们希望可以在此提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我们进行了一个月的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或许就议程达成协议的唯一方式或至少是最快的方式是回过头去采用去年

的议程。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最佳结果。我们认为，宣大使提出的议程草案与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问题反而更为合拍，基本上反映了联大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但不论怎样，我们欢迎这项决定，以便确保实际工作可以尽早地开始。从那时以来，各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一系列磋商，前任主席格雷库先生甚至不辞劳苦，同所有代表团进行了双边讨论，花费了很长时间，他想通过这些磋商，这种新形式的磋商，了解是否能够得出如何开展工作的一些建议和提案。

终于，我认为现在裁谈会已掌握了足够多的情况，已了解各国的立场是什么了。然而与两个月前相比，就工作计划的最后解决办法而言，我们没有前进任何一步。当然，这种情况部分或许是已经料到的。我记得在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结束之后，我们过了几个月才终于能够决定裁谈会下一步做什么以及下一步的谈判主题是什么。因此，期望今年会议一开始就能很快地作出决定，是不现实的。然而实际情况似乎与我们刚开始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时候略有不同。我们现在正在滑向严重衰退，盼望会有什么结果最终冒出来。但我认为有一种危险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或许正在加深目前这种僵局状态。

我们现在幸运的是，有你这样一位有能力、有才华、有经验的人担任本会议主席，我不但祝贺你担任主席，而且真诚地庆幸担任主席的是你。我相信你现在正苦思冥想，探索怎样往前走。至少我亲眼看到你对目前这种一直不能打破僵局的状况是如何烦恼不安。

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做法似乎是这样：有一些困难的领域和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然后议程上的其他项目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样做或许不是最佳和最适当的办法。我们仍然希望，有些代表团会最终表现出一些灵活性。这些代表团在某些问题上持有很强的国家立场，对此，我们的确尊重而且应当充分尊重。但是坐等那个神奇的时刻到来，可能不是本会议希望得以开始实际从事真正工作的最佳方式。

在某些问题上，目前看来至少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所以我们认为，或许应该先集中精力解决这些问题，使工作开展起来，同时继续以有条理的方式进行磋商，以便就其他更困难的问题达成结论。正是出于这一想法，我们今天正式提出一项工作计划，我想这个工作计划已经刚刚发给了大家。我认为这个工作计划是不言自明的。在我们看来，裁谈会可以立即着手建立两个特设委员会。一个是关于消极安全保证

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一项协商一致的职权范围，过去的特设委员会即在此基础上进行过谈判，现在只是将这些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另一个特设委员会是关于议程项目 7，军备透明问题。

裁谈会当然不能只局限于这两个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我们提议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来处理议程项目 1 下的问题，并向我们报告什么是裁谈会应采用的最佳安排。

议程项目 6 也可同样处理，我们也提议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当然，这是为工作计划的目的而设的，是就议程项目而言。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关于任命议程问题特别协调员和扩大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的磋商一直在进行着。

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比如，我们不能等特别协调员到年底才向我们报告情况，然后散会，等明年回来时还是在原地踏步。因此，我们在提案中建议裁谈会到 5 月底时应收到一份临时报告，然后至迟于 1997 年 6 月中旬收到最后报告。6 月中旬意味着本年度第二期会议还有几天才会结束。我们的目的是，不论怎样，尽可能地在第二期会议结束之前就其他这些问题达成结论，这样至少在第三期会议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处在什么境地。

这就是我们的提案。我们要真诚地表示，我们提出这项提案，是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伊朗对于有关工作计划的任何提案一直抱着随和的态度，只要裁谈会能够开始做一些工作，而不是坐在那里空耗时间，以令人简直难以容忍的方式讨论议程和工作计划问题。我们已经同意就议程上的任何项目设立特设委员会。因此我们的态度是灵活的，我相信很多代表团都是灵活的，它们只是希望裁谈会能够尽快地开始做一些实质性工作，而我认为，这个时刻已经来到了。“尽快”不是无限期地等待。等待的时间已经过了。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提出了这一建议。我们希望这个建议不会损害任何代表团的立场。我们认为不会损害，这是我国代表团提出此项建议的初衷。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实际上，我们提议在下届全体会议上就此提案作出决定。

说了以上的话之后，我想怀着满腔热情说几句与瓦塔尼大使有关的话。我只简单地说，裁谈会将失去一位博学多识的专家、一位老练的外交官、一位十分富有魅力的人物，而我则将十分怀念这位非常可敬可爱的朋友。我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我希望他在新的职务上会邀请我们去拜访他，因为我们作为整个

日内瓦城最令人艳羡的俱乐部，通常喜欢应邀去别的地方，而不是自个儿主动去。再见，阿莱桑德罗。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的发言、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以及他的提案。我现在请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莱多格大使发言。

莱多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发言。在别尔坚尼科夫大使主持下做最后一次发言，真是一个既令人高兴又意味深长的巧合，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多年来一直处在本会议活动的中心。所以，如果象往常那样说些客套话，说我看到你担任主席如何高兴，说轮到俄罗斯担任主席是多么值得庆幸等，就未免有点轻描淡写了。

正如你指出的，我在日内瓦工作了七年以上，我荣幸地参加了裁谈会一些最有价值、最有持久意义的工作。《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两座丰碑，说明了本会议在众志成城的情况下能取得何等巨大的成就。这些条约的顺利缔结证实了多边裁军谈判进程的价值，即使这些条约本身能否普遍得到批准可能尚有疑问。我们必须牢记，这一多边进程是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降低世界军备水平并使军备的影响稳定下来的唯一进程。

然而，对这些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的挫折感，挫折感的起因是有人要强迫核大国在本论坛上谈判它们在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裁军努力的内容。我只能说，这样做是白费力气的。一味地抱住“联系”这根大棍不放，已经使本机构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任何作为，连那些最符合本机构成员利益的工作也无法展开。这样做是自毁长城的——不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裁谈会按说应该完全是一个谈判机构，但它躲不开政治规律的制约。而政治，大家都知道，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在我离开你们之际，我只能希望裁谈会再一次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让不现实又不明智的要求使裁谈会瘫痪。国际社会实际需要进行的裁军工作简直是太繁重了，太紧迫了。裁谈会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应该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裁谈会应该努力再次赢得它过去曾当之无愧的重要地位。裁谈会不应该去做必然徒劳无功的事情。

核裁军现在正在进行。今后核裁军会进行得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快。在可预见的将来裁谈会不能左右这一进程，但这丝毫削弱不了裁谈会寻求对整个世界有用的多边军备控制协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同样也削弱不了它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全球军备控制谈判机构的地位。

在这里的七年多时间里，与世界上一些最精明、最能干的外交家一起密切共事，我甚感荣幸。我曾与其中一些人的意见不一致；实际上，由于受国内指示，我与你们之中的许多人不时有分歧。我的处事风格也令你们许多人不悦，对此，我怀着既骄傲又遗憾的复杂心情坦承不讳。我有时主动出击，有时也遭受还击。但我要坦白地说，这种相处方式在我看来绝对是工作的需要，不含任何不敬之意。正是靠这样，我们一道获得了许多具有永久价值的成果。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感谢你们——我的同事以及为裁谈会服务的工作人员们，感谢你们这些年来与我以及我国代表团打交道时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和专业精神。我还感谢口译人员、提供会议服务的其他人员以及国际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各种需要所给予的支持和关注，尤其感谢他们对我国代表团的支持和关注。为完成国际社会赋予裁谈会的多边裁军任务，所有在裁谈会里工作或裁谈会一起工作的人都通过严谨的工作作风表现出一种献身精神。这为裁谈会带来了希望，也使我相信裁谈会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并且蒸蒸日上。

感谢你们对我以及对我的家人所说的友好的话，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意大利朋友阿莱桑德罗·瓦塔尼，我与他互道珍重。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登记今天发言的人已经发言完毕。还有任何代表团这时候想发言吗？没有。

尊敬的各位代表，你们听到了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正式介绍的提案，他除其他外，提议在下次全体会议上对他的提案作出决定。与通常一样，主席将在下星期四与各集团的协调员进行磋商，我希望在这些磋商过程中我能够听到各集团对于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所提出的这项建议的意见。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也就是本期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将在3月2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 11 时 20 分散会

-- -- -- -- --